

文 炼 允 贻 著

歧义问题

HANYUZHUYI
YISHICONGSHU

王德山 著

歧义问题

WANG DE SHAN
歧义问题
XIN SHI JI CHU BAN

吕冀平 主编

汉语知识丛书

HANYU ZHISHI
CONG SHU

歧义问题

文炼 允贻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年 哈尔滨

责任编辑：孙秉德

封面设计：蒋 明

歧义问题

Qiyi Wenti

文 炼 允 贻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河堤街1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书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 张 5 · 插 页 2 · 字 数 60,000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8,205

统一书号：9093 · 45

定价：0.55 元

编者的话

语言是人类一切共同活动的基础，是人类须臾不可离的重要工具。因此，普及语言知识，使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认识到学习语言的重要意义，从而自觉地学好自己的母语，这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四化”的进程，都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语言科学需要发展，汉语规范化的各项任务需要认真地落实，积极地完成，这就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培养出一批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的专业人才。

我们编辑这套《汉语知识丛书》，就是想要为汉语知识的普及和专业人才的培养贡献一些力量。

《汉语知识丛书》力求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力求做到既学术问题的探讨，既有对语言理论比较深入的阐述。

在学术问题上，我们尊重著者们各自的观点，不在这方面提出编者的要求。因此这套丛书中在涉及语言观点，特别是语法体系时，很可能出现分歧甚至对立。这应该看作是正常现象，唯有真正做到百家争鸣，才能促使科学迅速发展。读者对不同观点进行认真的比较，将会启发自己更加深入地思考有关的问题。

《汉语知识丛书》共分三辑：第一辑，语言的一般知识；第二辑，现代汉语知识；第三辑，古代汉语知识。

编者力量薄弱，常有举鼎绝膑之感，因此诚恳地盼望专家和读者及时地提出宝贵意见，对我们的工作给以指导。

目 录

一 “意义”的意义	(1)
(一)两种不同的“意义”	(1)
(二)形式、意义和内容	(2)
二 要重视歧义现象	(5)
(一)“区别”能力的培养	(5)
(二)识别歧义的重要性	(7)
三 与句子意义有关的因素	(11)
(一)词义	(11)
(二)句法结构	(12)
(三)语义关系	(14)
(四)层次	(17)
(五)语气和口气	(19)
(六)词语的指称意义	(22)
(七)社会意义	(23)
(八)联想意义	(25)
(九)暗示意义	(26)
四 歧义现象种种	(29)
(一)词义不明确	(29)
(二)句法结构不固定	(31)
(三)语义关系含糊	(34)
(四)层次难以切分	(39)
(五)语气和口气表达不清	(49)

(六)指代不明	(51)
(七)歧义分析举例	(53)
五 歧义的消除	(57)
(一)上下文的利用	(57)
(二)词语的选用	(60)
(三)语序的安排	(62)
(四)句式的变换	(64)
(五)标点的使用	(68)
(六)功能的辨别	(70)
六 与歧义有关的几个问题	(72)
(一)歧义问题与规范化问题	(72)
(二)语言的模糊性问题	(74)
(三)修辞上的双关问题	(78)
(四)联想、暗示与歧义	(82)
(五)句子的不同分析与歧义	(84)
(六)语用与歧义	(87)
附	
参考文献	(90)

一 “意义”的意义

(一) 两种不同的“意义”

这里有一个问题，请你回答：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先得想一想：句子中的“意义”指的究竟是什么？句子中的意义指的如果是“价值或作用”，你可以作出诸如此类的回答：“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人类创造美好的未来。”句中的意义指的如果是 rén shēng 这一组声音的含义，也就是说，让你解释“人生”这个词。你的回答应该是“人生的意义是人的生活 and 生存”等等。我们有时会看到这种情形：甲对乙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有明确的语音形式，乙完全能听懂它所表达的意义，可是他却冲着甲说：“我认为刚才你所说的话毫无意义。”这里的“意义”指的也是“价值”。

我们要讲的“意义”不包括“价值”在内，价值这个东西，往往随主观的判断而改变。梳子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可是和尚认为对他没有使用价值；夏天的凉风是受人欢迎的，可是对高热病人却没有价值。我们讲的“意义”是有客观的标准的。用汉语对不懂得汉语的外国人讲话，尽管听话的人认为这些话对他毫无作用，可是，话的本身是有意义的。

(二) 形式、意义和内容

我们要讲的意义是语言（口头的或书面的）这种符号所具有的意义。

任何一个简单的符号都有它的形式、意义和内容。举例说吧，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是一套符号：红灯的光是一种形式，它表示的意义是危险、禁止前进；绿灯的光是另一种形式，它表示的意义是安全、允许通行。当红绿灯安装在哪一处路口时，红灯亮了指明某一路段不能通过，绿灯亮了指明某一路段可以通行，这时红绿灯的符号才有了内容。符号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是任意的，比方说，危险并不一定要用红灯来表示，安全也不一定非用绿灯表示不可。但是，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一经结合，而且为使用的人们所公认，那就不能任意改变。

语言这种符号体系，当然要比红绿灯复杂得多。语言符号的形式不是颜色，而是声音，这种声音是和意义结合在一起的。有个语言学家曾打了个比方：声音和意义的关系好比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剪了纸的正面必然也剪了纸的反面。纸的正面或反面可以分开来考察，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它们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每个词都有它的形式和意义。例如汉语里“tā”这组声音，表示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之外的第三者，这是意义。至于“他”用在甲场合指张三，用在乙场合指李四，这并没有改变“他”的含义，只不过是内容在更换罢了。这正如同红绿灯有时安装在甲路口，有时安装在乙路

口，含义并没有改变一样。又如“今天星期日”这个句子，它有一连串的语音形式，它有确定的含义。一年之中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使用五十几次，每次的内容都不相同。附带要说明的是：语言符号的形式是声音，声音所表达的是意义，不但口语如此，书面语言也不例外。曾经有人认为：拼音文字是通过声音表达意义的，汉字则不然。这些人把汉字当作图画一类的符号，而图画是通过视觉形象表达意义的，不需要通过声音。汉字难道也是这样吗？不少科学家做过实验，证明阅读用汉字书写的作品，并不能直接由字形的辨认达到了解意义的目的，必须通过语音传达意义。即使是默读，语音的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分清意义和内容是必要的。比如解释词义，不能把内容当作意义。“他”这个词有时指张三，张三是个地主；有时指李四，李四是个雇农。地主或雇农是有阶级性的，可是“他”这个词并没有阶级性。教师讲解词义，常常有必要举一些具体的例句，这些例句含有内容。但是举出内容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了解词义，并不是要拿内容代替词义。有个笑话说某人教他儿子认“父子”两个字，解释说：“父就是我，子就是你。”后来儿子上学了，老师问他“父子”两个字怎么讲，他就对老师说：“父就是我，子就是你。”这个笑话讽刺的就是那种拿内容来代替词义的人。

然而在术语的使用方面，人们的习惯各不相同。上边讲的意义，有人称之为内容；上边讲的内容，有人称之为意义。更常见的是把上述意义和内容统统称之为意义。或者可以这么说：一般人所讲的意义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意义指的

是语言形式直接表达的意义，广义的意义还包括语句的内容等等。我们采取通俗的说法，所讲的意义是广义的。就句子而言，狭义的意义不妨称之为句内意义。

二 要重视歧义现象

(一) “区别”能力的培养

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培养“区别”的能力。以语音为例：学习普通话要懂得 b 和 p 的区别，否则也就分不清“棒子”和“胖子”，会把“抱小鸡”听成“泡小鸡”了。说吴方言的人因为分不清 sh 和 s，可能把“诗人”当作“私人”。说闽方言的人因为分不清 n 和 l，可能把“男制服”当作“蓝制服”。说湘方言的人因为分不清 f 和 h，可能把“公费”说成“工会”。

词汇方面的学习要重视区别，那更是显而易见的了。每种语言都有许多近义词，不掌握常用的近义词的区别，不能认为学会了那种语言。比如有一部描写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坚持战斗的游击队的小说。书中有这么几句：

“四百多鬼子和伪军围着广场，大枪上安着明晃晃的刺刀，刀尖指向肃穆的人丛。”

“肃穆”是严肃而恭敬的意思，愤怒的群众在鬼子和伪军面前，难道是这样的吗？看来，作者没有了解“肃穆”与“肃静”的区别，以致用错了词。

在语法范围内，应该注重什么样的“区别”呢？讲到语法上的区别，不少人想到的是如何辨认实词和虚词，如何区分主语和状语，如何识别单句和复句，如此等等。有些语法

书，厚厚的一本，讲的尽是这些。当然，作为科学研究，这样的著作自然有它的价值，然而对一般读者而言，语法学习的重点并不在此。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语法本身的各种区别上边。举例说吧，下列各组句子看起来一样，实际上并不相同：

- (1) $\begin{cases} \text{a、我们战胜了敌人。} \\ \text{b、我们战败了敌人。} \end{cases}$
- (2) $\begin{cases} \text{a、他们来了客人。} \\ \text{b、他们来了三位。} \end{cases}$
- (3) $\begin{cases} \text{a、他刚才来过这儿。} \\ \text{b、他刚来过这儿。} \end{cases}$

一般的分析，认为每组中的 a 句和 b 句结构相同。可是仔细考察一下，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

(1) a 句中的宾语可以省略，b 句则不能。

(2) a 句中的“客人”只能在“他们”之外，而 b 句的“三位”却可能在“他们”之中。

(3) a 句中的“刚才”可以移到句首，而 b 句的“刚”则不能。

上边这些看起来相似而实际上不同的句子，在字面上都可以找到区别的依据。而另外有一种现象，即同样的字面却隐含着不同的结构和意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歧义现象。例如：

(1) 他喜欢赞扬青年学生的作品。

(2) 我们的图书馆珍藏了著名学者章炳麟的书。

(1) 句中“赞扬”的对象是“青年学生”还是“作品”？(2) 句中

“章炳麟的书”是指他收藏的书还是指他著的书？

总之，这些句子不止有一种解释，也就是说，产生了歧义。

（二） 识别歧义的重要性

1. 从语言的交际功能来看

使用语言，不外听、读、说、写。听和说是运用口语进行交际，读和写是运用书面语言进行交际。听和读是了解别人的意思，说和写是表达自己的意思。说的目的是要让人家听懂，写的目的是要让人家读懂。从说者写者一方来说，总要处处为听者读者着想。这个“处处”就包含着避免歧义的要求。言语有歧义，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甚至使工作受到损失。即使不产生误解，让听、读的人经过反复推敲才能了解原意，这种情况也是应该避免的。

作为交际的工具，人类的语言是十分奇妙的。它的奇妙之处不仅仅在于以有限的符号提供表达千变万化的内容的可能，而且在于它能使环境（包括听话的人）作为表达意义的要素。所以，从表达方面说，使用什么词句最恰当，就有一个选择的问题。从理解方面说，如何正确了解对方的意思，也有选择过程。例如这里有一个句子：

天下雨，我不去。

孤立地看，这个句子有歧义：两个分句之间的关系既可以理解为因果的，即“因为天下雨，所以我不去。”又可以理解为条件的，即“如果天下雨，我就不去”。其实，说这句话的时

候总是有一定的语言环境的。或者正在下雨，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天下雨，所以我不去”。或者谈论明天的事情，说这话的意思自然是“如果天下雨，我就不去”。这样看来，理解这个句子虽然是一瞬间的事，却包括着复杂的选择过程。这种过程的完成与歧义的识别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不懂得孤立的“天下雨，我不去”有两种含义，那就谈不上放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去判断它的正确含义了。

2. 从语法教学的角度看

在语法课上，教师经常要教学生辨别句子的正误，修改病句。平时所说的正确的句子和错误的句子，其实并非依据同一标准。大体上有下列几种情况：

第一，以合不合汉语语法为标准。例如：“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把苹果树在南方也能生长了。”这类“把”字句要求谓语动词是及物的，“生长”是不及物动词，所以是病句。可以将“把”改作“使”。这是从合乎语法规则来要求的。

第二，以合不合普通话的要求为标准。例如把“买牛肉”写成“割牛肉”，从方言（客家话）的角度看，并不算错，但根据普通话的要求，须加以修改。

第三，有些句子的结构不违反汉语语法的规则，也符合普通话的习惯，但是从表达的效果看，须加以修改。例如：

一边站着一个孩子，看来年纪还很小。

“一边站着一个孩子”是说有两个孩子呢，还是只有一个？要根据原意加以修改。比如，如果只有一个，可以把“一边”改为“旁边”。如果是“两个”，可以在“年纪”后边加上“都”。

上边三种情况，前两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后一种常

常被忽视。其实，这后一种情况更值得重视，因为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对合不合规范的问题比较敏感，对合乎规范而表达效果有问题的情况，往往估计不足。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小组讨论。

这个经常听到的句子有没有歧义呢？有。因为有两种理解：一是我们用小组的方式进行讨论，一是我们小组开展讨论的活动。所以，如果要在句子当中加上个时间词（比如“下午”），就得考虑加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前一种理解，应该说成：

我们下午小组讨论。

如果是后一种理解，应该说成：

我们小组下午讨论。

当然，人们说“我们小组讨论”这句话的时候，常常有一定的语言环境，它能帮助人们去选择正确的理解方式。可是，从教学的角度看，可以先撇开语言环境，训练学生对语言结构的辨识能力。运用语言自如的人，往往是对语言中的细微差别最敏感的人。

3. 从语言的科学研究方面看

近代语言学家大都重视语言中的歧义现象，这是因为透过歧义现象可以深入了解语言中的许多奥妙，诸如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语言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等等。

现代的生成语法学派的学者，指出结构主义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只注意到句子的形式方面，没有仔细考虑与语义密切相关的“深层结构”，因此不能恰当地说明歧义现象。在他们看来，使用某一具体语言的能力以及掌握关于该语言的知